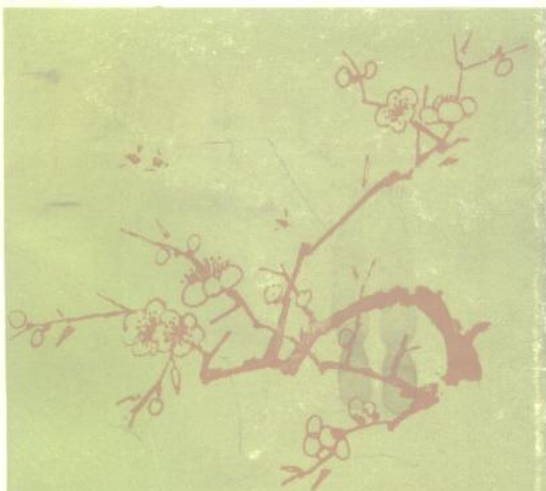


CAIBEI
YU
SHANTAOHUA



彩贝与山桃花

洪红彦



百花文艺出版社

I267/285

彩贝与山桃花

沈从文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所选各篇散文大都是作者近年来的新作。写景、写情、写人，忆旧叙新，追古颂今，情真意切，文笔清新。

彩贝与山桃花

沈仁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690×960毫米1/32 印张 5 7/8 插页 4 字数 71,000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100

书号: 10151·650

定价: 0.50元

目 录

刘公岛走笔	1
天池记胜	11
绿色的梦	21
翠亭一瞥	33
海上仙山	41
谒黄花岗	47
山桃花	57
紫云英	64
梆声又响了	71
彩贝的光泽	80

白杨萧萧	88
山涧	96
春笋	103
虎门春晓	115
延安的时钟	122
芦苇	130
手温	139
聊斋随笔	146



刘公岛走笔

我站在威海码头上。

这码头由海滨伸进碧蓝的海面。放眼望去，刘公岛就在眼前，它与威海相隔十里，半小时的船行路程。碧树、青山、白壁，自然一清二楚，就是人影也都能分辨。

渡船已经升火了，机器在隆隆响，船桅上的红旗在晨风里抖动，这是多好的一个清晨！然而我感到压抑。我很爱读中国历史，十年浩劫中没有什么书好读，就读历史，它费去我许多时光，也给予我知识、胸臆、豁达和信念。唯独我不愿翻阅中国近代史，清朝末年，民族败类们的腐败

昏溃、贪赃枉法、屈辱卖国、残忍压榨……，翻开书卷就使我感到窒息。我闻不得书页中透露出来的失败的气味。可是，今天我要上刘公岛去寻觅史迹，面对刘公岛，不得不翻开第二次鸦片战争重要一页的甲午海战的书页……

长风吹拂着，海浪拍击着，汽笛长鸣着，一声“开船罗！”船只启航了。向着刘公岛进发。

从海上看，刘公岛仿佛东西狭窄南北宽长，实际是东西长九华里，南北宽三点六华里。明代中叶它叫刘家岛，这名字说明它是刘姓的祖业；后来业主死了，修了一个刘公庙，岛子也改名为“刘公岛”。这个多山的小岛是威海港的门窗，形势险要。它高峻陡峭，树木葱茏。清末，它成了北洋水师的基地。

北洋水师归北洋大臣李鸿章管辖，水师提督是丁汝昌，从一八八五年到一八九一年的六年时间里，北洋水师有新旧大小船舰二十五艘，这中国第一代海军，已拥有不小的实力。后来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三千万两，造了颐和园，船舰数目便不再有新的增加。即使如此，李鸿章也踟蹰满志地声明过：“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财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

深固不摇之势。”可惜的是，中国第一代海军，一开始就被这些民族败类、卖国主义者种下了失败的种子。

我们的渡船在刘公岛靠岸后，一上岸便是一百年前修建的“北洋水师提督署”，是从一品海军提督丁汝昌当年的衙门，现在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日本书籍称丁汝昌为“海军上将”，这从一品的海军提督，就是海军上将。提督署现在还保留得很完整，宫殿式的平房，三进院落，正方形，一万平方米的面积。不过这种宫殿式建筑，因为当时军饷已经很少，修得比较单薄、简陋，飞檐斗拱都只是象征式的。这提督署是办公、议事、接客的地方。海军将领们的家属都住威海街里，不住岛上。丁汝昌在第二进院落的东厢房，有休息室，议事、接客之后在此休息。这休息室，也是他后来自杀的地方。

在提督署东边，修有专供外国顾问跳舞玩乐的舞厅。据当地搞文史资料的同志说，即使在甲午海战最艰难的时刻，这舞厅里还有靡靡之音飘出。机密的军事领导机关里，充塞着形形色色的外国顾问，这也是国运衰微的一种特征。

提督署对面的海滨，有戏楼。戏楼的石柱上

有一副对联：“龙袍乌纱帽，如花石斑斓，辉光照耀玉皇阁；吹响管弦声，似波涛汹涌，音韵传闻望海楼”。玉皇阁、望海楼均是刘公岛上的建筑。从这副对联中可窥视到当年海军将领们的精神面貌，他们属意的是：龙袍乌纱帽以及管弦音韵，也就是官位和享乐。除了邓世昌、林永升等少数将领，有爱国精神外，大多数将领和清朝朝廷一样昏庸混世。

站在提督署的台阶上，眺望威海港，一望无遗，眺望港外大海，浪涛滚滚。当年，就是在这一带水域里，揭开了中日甲午海战的帷幕的。

北洋水师有大小舰艇二十五艘，最大的定远号、镇远号都是七千吨以上的大舰，即使在今天看，也还是庞然大物。当时日本海军多木质小舰，北洋海军实力比起日本海军是有过之无不及的。黄海一仗，北洋海军受挫，战争一开始丁汝昌就受伤，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代理指挥，错误地把纵列队形改为横列，致使日军专攻薄弱的一翼。北洋水师损失了五船，但是中国第一代海军出现了邓世昌、林永升这样可歌可泣的爱国将领，他们的精神是海军的万世楷模。当弹尽时，北洋水师中军中营副将、

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命令开快车怒撞日本吉野，结果中鱼雷，邓世昌誓不独生，与全舰二百五十名水兵全部殉难。这位广东番禺人，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之后，北洋水师左翼左营副将、经远号管带林永升，弹尽，命令经远号撞日舰，遇鱼雷，全舰死难。黄海之战，是小败，北洋水师损失不大。日本旗舰也受了伤，也伤了几艘船。丁汝昌一再要求率师出击，决一死战。可是，近代外交史上屈辱卖国的典型人物李鸿章却不允。致使北洋水师的船舰，躲进小小的威海湾，坐以待毙。日本海军封锁海口，日本陆军登陆威海卫，海陆夹攻，导致后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登上刘公岛的人，都会想一个问题：北洋水师论船只、论兵力都可与日本侵略军匹敌。丁汝昌，史书上说他是个“有骨气的勇士”，黄海大仗时，他受了伤，仍不退下，仍坐在甲板上观战。那么，北洋水师为什么会全军覆没了？丁汝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将领？

我们从提督署西行几分钟，那里有座龙王庙，龙王庙很小，一间房子而已，它本身并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的屋角里保存了一块刘公岛民众在丁汝昌自杀后，为他立的“德政碑”，却

引起了我的注意。人们称丁汝昌为“西林巴图普（战斗的勇士之意）”，对他表示尊敬。我不得不在碑前长久地沉思。为败军之将立“德政碑”，究竟还是新鲜的事。

丁汝昌是安徽省卢江县丁家坎人。与慈禧太后同一天生日，只是小一岁。他小时候是清贫的，放过鸭子，摆过渡，牵过瞎子，当过学徒……十八岁那年参加了太平军。他所在的部队的将领投降了清政府，他又当了清兵。他打仗勇敢，由普通一兵提为副将、总兵，得到曾国荃的赏识。李鸿章曾评论过他：“目前海军将材，尚无出其右者。”他在建设中国第一代海军中，是出过力的。可惜他生不逢时，他不生在清明盛世，而生在将倾大厦之中。

如果黄海小败后，按照丁汝昌的意见出击日舰，必不会全军覆没。但是不管打仗输赢，一开谈判就割地赔款的李鸿章，把北洋水师当做私产，当作私人资本，他唯恐这份私产再受损失，唯恐削弱了这份权势的根基。他只要求丁汝昌“保船”。大骂丁汝昌说：“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严令丁汝昌：“守镇（远）定（远）两铁舰毋损伤。”在李鸿章三令五申之

下，丁汝昌只能将北洋水师的船只，躲进威海港，坚匿不出，二十来条舰船好象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

日军从陆上进攻威海时，也曾遇到过军民顽强的抵抗。可是进攻坚固的南帮北帮炮台时，因为贪脏枉法的将领们克扣丁勇的军饷三、四个月之久，士无斗志，南帮三座炮台的十三尊大炮，北帮七座炮台的十四尊大炮，这些全是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大炮，全部落入敌人之手，调转炮口来整治北洋水师了。

清朝的腐败深入到每一个角落。请看濮兰德的《李鸿章传》中写道：他每三年检阅一次水师，“让大家欣赏他的要塞和学校，铁路和船坞，船和炮，都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礼炮齐鸣，龙旗招展，向他的来和去致敬。”“在他周围的一切，在他的船的甲板上，在他的一切衙门机关里，有的都是他自己委派的许多无赖汉，他们只是忙着把钱装到荷包里，出卖了国家的安全。”姚锡光在《东方军事纪略》里也说：“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水师之中，也和它的政府一样，透出腐败的气息。

日军陆海夹攻，击沉来远号及威远号时，来远号管带邱宝仁、威远号管带林颖启正在妓院里。仗打几天了，炮火如此炽烈，这些败类仍可以弃舰不顾。

当时在北洋水师中的外国顾问，与众将领密谋，一再要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坚定地说：“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主降派派刀斧手持刀威胁他签字，他不签；丁汝昌主张率舰猛冲日军封锁，或能逃出数船，但没有人执行。开了一夜军事会议后，他在提督署的休息室里，仰药自杀，时在黎明时分，年五十九岁。这一年是一八九五年。

丁汝昌有中国人的骨气，不过他对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为力，最后他和中国第一代海军一起谢世了。从这个角度看，后世的人们还在谅解他，刘公岛的民众还在纪念他。

日军占领了刘公岛后，俘获了未沉的十一艘舰只。七千多吨的镇远号，被涂上日本徽记，后来参加过日俄海战。这条船，服役到一九三六年才被拆毁。它的铁锚，在日本展览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交还我国。

一次又一次的屈辱国耻，激起民众的怒潮，

清朝就在这种怒潮中，被推翻了。威海之役，以及在它之后由李鸿章签订的马关条约，也就是屈辱国耻中的一次。

对卖国和卖国贼的咒骂，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正象对真理和正义的英雄、爱国的英雄的崇敬，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一样。让李鸿章归入石敬瑭、秦桧等的丑类吧！然而有一个人，他应当得到公正的评价，史学界正在这样做。他叫刘步蟾，他是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定远号管带。在电影里，在史书上，他是被咒骂的坏人、卑鄙的胆小鬼、勾结洋人的卖国者。他蒙受了冤屈。他在黄海大战中，在丁汝昌负伤后，接手指挥时，将纵列队形改为横列，是大错误。但是，纵列队形定远、镇远居首，是敌人攻击的目标，横列队形定远、镇远则居中，仍是敌人的攻击的目标。他没有后退。光从队形的变换上，还不能得出他怕死的结论。济远号管带方伯谦，是刘步蟾的好友。此人勾结洋人，叛卖祖国，作战不力，黄海之役后，是刘步蟾上本，要求杀了他的，算是大义灭亲吧！北洋水师坚守威海港内，受到日本陆海军夹击时，定远号用完了炮弹，他下令自沉定远号，不让落进敌人手中。渤海怒潮把这艘七千多吨的

大舰，卷进了海底。后来日军俘虏北洋水师十一只舰船中，没有定远号，敌人也没能将它和镇远号一起，涂上自己的徽号，归入他们的舰队。在自沉定远号之后，刘步蟾自杀了，他是在丁汝昌自杀的前一天自杀的，他的不肯投降敌人，乃是爱国义举。他蒙受的冤屈，直到今日才为他“落实政策”。

站在刘公岛上，真正感到掀起爱国雄风的，是邓世昌和林永升！他们代表了中国第一代海军的真正精神，爱国的精神！仰望天上舒卷的白云，仿佛有他们的笑容；远眺渤海、黄海迭迭波涛，仿佛有他们的呐喊；刘公岛的满山绿色中，仿佛有他们长青的品格。他们的品格一直留传给了今天！

现在的提督署，人民海军的战士们在里面上课。现在的刘公岛，是人民海军的一个坚强基地，波涛摇着舰艇，红旗映着碧海。现在的海军中，弥漫的是一种攻无不克的爱国精神。这是精神上的舰队、精神上的南帮北帮炮台。

天池记胜

铁道到了尽头，火车停在它的终点站——二道白河站，这是连月台都尚未修建的小车站。雨后，一下车踩的就是泥和水。

晚霞，在澄澈的傍晚的天空辉耀着。一出车站，骤然扑进我们眼帘的是几十株修长秀美的长白山美人松。这种稀有而珍贵的树种，据说只在二道白河车站附近有一小片，还有西双版纳密林中有几株。它是长白山的象征，看到它，我们不约而同地惊呼：“啊，长白山！”

空气清新极了，不但有清香味，还有微微的甜味。大口大口呼吸吧，这里新鲜的空气！它是会醉人的啊！

我们急切地在雾霭中、在天幕下，寻觅长白山主峰白头山的身影。二道白河距离白头山，一百多华里，但我们找到了它——隐现在天边云霞

里的圆锥体山形。我们不远万里，来到这偏僻而遥远的地方，就是为了一睹它的丰采，看一看名扬遐迩的白头山天池。当我们找到它的身影时，不用说，是感到多么亲切和欢愉了。

我们在住处放下行李后，就上黄昏的森林里去散步。不久，我们发现脚下踩的湿润土地，是那样的松软、没有粘性，有点异样，原来全是黑灰色的火山砂和火山灰。据说这里挖地数尺，也全是这种东西。白头山天池，原来是休眠了的火山口。这火山，在漫长的岁月中，时而喷发，时而休眠。最近一次喷发是在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年）四月十四日，距今不到三百年。有记载说：

“午时，天地忽然晦暝，时或黄赤，有同烟焰，腥臭满室，若在烘炉中，人不堪重热，四更后消止，而至朝视之，则遍野雨灰。”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猛烈的喷发，方圆几百里内盖满了火山灰，乃至几尺深厚。踩着这黑灰色的砂砾，自然地感到了火山喷发时的非凡威力。

第二天一早——这里的一早，是名符其实的“早”。夏天，长白山地区清晨三、四点钟就天亮出太阳了，要在南方，此时还在暝暝的夜色之中——大森林里的各种鸟雀开始鼓噪起来，太阳高